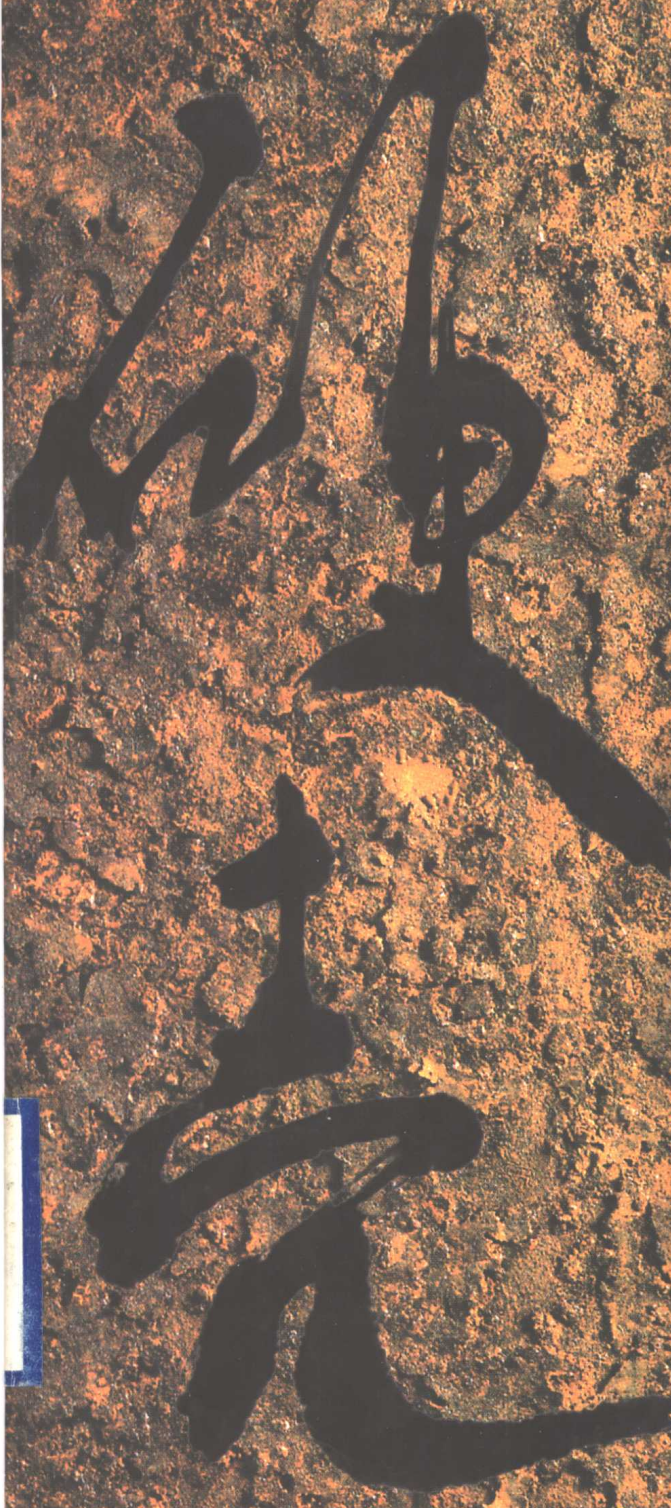


郑九蝉 著

郑九蝉文集 第十二卷

花城出版社

武装的硬壳



郑九蝉文集 第十二卷

武装的硬壳

郑九蝉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九蝉文集 . 第 12 卷, 武装的硬壳 / 郑九蝉著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60-3302-8

I. 郑 ... II. 郑 ...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③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940 号

郑九蝉文集

(第 12 卷)

武装的硬壳

郑九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3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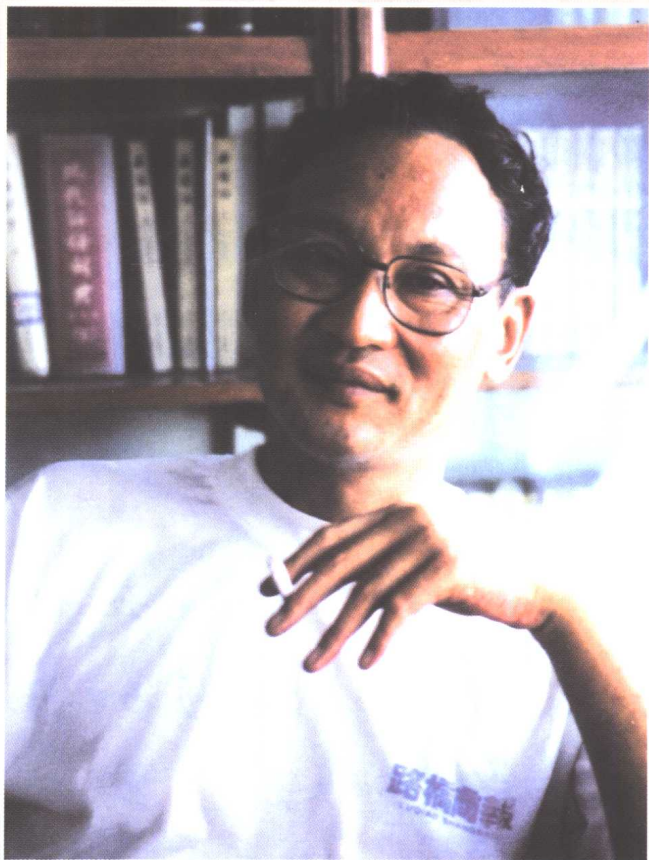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ISBN 7-5360-3302-8/I·2745

(共 12 卷) 定价: 368 元 (本卷定价: 22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1949年生，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

1969年，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

1977年，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

1984年，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

1985年，就读鲁迅文学院。

1987年，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4年，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

著有作品多部，共约400多万字，其中《能媳妇》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黑雪》与《浑河》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

后记

跨世纪的第一年，真是新年新气象。我的文集终于出版了。我高兴，我的家人们也高兴。我的朋友们更高兴。

文字不是别的东西。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妻常与我说，我只是你守家的大老婆，文学则是你的小老婆。你说说，我与你结婚多少年？你给文学的有多少，你给我的又有多少？我以为然。但，我又向我妻子加上一句说，你还没有了解，到另一点，文学不仅仅是我的情妇

作者手迹

序

肖建国

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我读七期，他八期。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断断续续，历三十余年，却只办了六期。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忽然传来消息，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首届作家班的学员，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接到通知，我立即选择了读书，辞去职务，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忽然冒出一句：“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但毕竟是初识，却也没有在意。

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我们都很紧张，也很放松。上午复习功课，下午互相串门聊天，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每天关在房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脸呈菜色。他偶尔也

出来串串门。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常常来找我们聊天。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直言快语，高声大嗓，哈哈连天，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每次打比赛，他都会到场，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看到兴奋时，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旁若无人，至情至性，无遮无拦。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你会感觉到，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坦露心扉的。

考完试，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个个都无比地兴奋，都更加才华熠熠，谈吐高阔，挥斥方遒。有一小段时间，每天做的就是：聊天、喝酒、打球。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仍然改得很苦。他住的房间的门，永远是关着的。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脸都是青的，眼睛里网满血丝。

忽然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准备睡觉了，郑九蝉推门进来，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说：“老肖，再见了！”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读了？”他说：“不读了，回去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想读了！”我看他一脸正经，不像是开玩笑，也不像是赌气。我知道他的性格，认定了的事情，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我没有劝说，默默跳下床，送他回到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搭早班车回去了。我还听说，他走之前，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

一别十三年。

去年底，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他仍然是精神焕发，直言快语，高声大噪，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腰背微驼，眼袋呈青紫色，下巴上都有皱纹了。

这次广州之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出版他的文集，十二卷，近四百万字。

这个数字让我吓了一跳。

我有点怀疑：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

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很扎实很“堆伙”地矗放在那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

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小说和散文随笔。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死过几次的人，他的体魄，他的心脏，他的思维神经，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硬实。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所以下笔特别钝重。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摆臂，一蹬腿，甚至一声喘息，都特别用力，特别沉重。他的小说作品中，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种苦难感。我总认为，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苍凉悲壮，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锋芒毕露的。

这跟他的身份有关。

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报总编。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然接触面广，视野开阔。且九蝉生性豪爽

大度，喜欢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是真多：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科长、办事员，企业家、金融家、投资者、家电产品推销员，作家、艺术家、记者、街头流浪艺人，工人，农民，家庭妇女，修鞋的，拾破烂的，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书斋型的。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读社会的这本大书），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真是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应该说，九蝉是很了解自己，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

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主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他在基层工作、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新旧体制交替，中西文化碰撞，大变革，大动荡，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但伴随而来的，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人性趋恶等等弊端。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也从心里面痛恶亲闻的种种弊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作家的良知、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九蝉绝不会沉默。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九蝉是写小说的。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小说需要沉淀，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用的是曲笔，讲究的是含蓄。九

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改写随笔。看得出，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感情是激扬慷慨的，处处流溢出他的至情至性。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九蝉的为人、为文，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

这很难得！

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由知青，而工人，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而文联主席，而宣传部副部长，而报社总编，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工作，读书，写作，一路前行。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生命的力量，既伟大又可怕。——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有这么一天，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种完了地之后，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起来，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六七天之后，我又经过这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竟凭空被抬了起来——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瞠目愕然了：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突然间明白了：杰克·伦敦的《渴望生命》，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我也突然间明白了，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致死地而后生’，真正的艺术家、思想家，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

现在，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将生命的“铁板”顶了起来，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更硬扎！

我为他高兴！

目

录

- | | |
|-----|------------|
| 1 | 武装的硬壳 |
| 19 | 绝望的美女 |
| 27 | 物 报 |
| 39 | 土地的品格 |
| 44 | 人生的两难 |
| 49 | 痛恨面具 |
| 57 | 关于报应 |
| 66 | 人生与文学 |
| 76 | 文海偶拾 |
| 81 | 第一种陷阱:权力效应 |
| 85 | 第二种陷阱:奉承效应 |
| 90 | 第三种陷阱:两说效应 |
| 93 | 小心第一步 |
| 96 | 学会感谢别人 |
| 100 | 一碗饭与一条命 |

105	不气不气就不气
108	中国的麻将给了我们什么
112	说“水”
115	人与黄金切割法
119	感谢生活
124	上帝选“人主”
128	中国的道德苛求
134	中国的文字与哲理
138	“禅”与成功
145	生存的力量
148	我的艺术面面观
153	凡人警句
155	老者与少者
156	小鱼与大鱼
158	智慧快餐
164	最大的幸福是信任
169	宽容、忍让与无为无不为
172	人到人前要低头
176	文字组合之中所呈现的思想
179	也说兵僚
182	当心这并非小事
193	从韩信被杀头说起
196	将帅·素质
201	爱与不爱的其中

206	还说豁达
208	理想与现实
211	种花与爱
214	老子《道德经》与企业家
234	艺术家与企业家
238	说“因缘”道“慎微”
242	一瞬间
246	“半”与“极端”
248	精神高于一切
251	为什么富贵人家出败子
255	动物
258	一切都会过去的
261	幸福的定义
264	谨防“自己打倒自己”
267	小看别人等于小看自己
270	一诺当千金
273	面对
275	说说识相
278	失败也是一种教育
280	教养会改变你的命运
283	欲念切不可膨胀
286	高文化是长寿的重要保证
289	后 记

武装的硬壳

我本不想写这一篇东西。今天，我之所以握起笔来写这一篇东西，是在这一日，我读《浙江日报》，在“凡人俚语”的栏目里，偶尔间看到陈华芝先生所制作的“蜗牛居语丝”。满篇数十条格言警句，十分精彩，叫我久久驻目不散的则是其中的一句：“内里软弱的东西，往往有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句格言，细分析起来，似乎并不怎么有道理。有些内里柔软的东西，并不是有坚硬外壳的；也有些外壳坚硬的东西，其内模是坚硬的。如西洋柿，她的内含一团水汁，而她的外壳，却如纸衣；如海涂上生长出来的“蛭”，她的内软，白胖胖的，手脚俱全，既

是好看又是美味可口，怎么看她怎么像一个贞洁的美女，然而，她的外壳，却是脆弱异常，只要伸出你的手来轻轻地一碰，她就会四分五裂。我又老是在那里怀疑，是不是越是美的东西，越是脆弱的。再比如那核桃，它的肉并不是软的，而它的外壳，却是坚硬无比。这不由得我由这“坚硬的核桃”，想起了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和邓刚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怪嗜好，都是好食核桃。北京的核桃，不仅是质量好而且是价格又便宜。学习之余，我与他常常溜出校门去，到附近的菜市场，购得些核桃来吃。核桃的肉，实在是好吃，然而开起壳来，却是要我们的命，吃核桃要用一种特殊的工具：叫作核桃锿子。用铁做的，内有圆形的凹槽，把核桃放进去，用小锤子这么轻轻地一敲，便敲开了。然而我们是学校里的学生，在北京读书，也是龟缩于一隅，哪里有这一种“核桃锿子”呢？用牙去咬——那可是要了我俩的小命，谁他妈的能有这样的好牙口呢？用手去捏——可惜我们不是霍元甲；那双手也没有多大的力气，拿笔久了，尚且是酸痛不已，况且是把个圆不楞登的核桃活活地捏碎。多亏邓刚有鬼心眼，实践经验也足，把个大核桃放在门限之中这么用力一挤，便在“咔巴”的那一声脆响之中，把核桃挤开了。我们俩能顺利地把香喷喷的核桃肉一粒又一粒地塞进嘴里。如果，换上一种说法：凡是坚硬外壳的东西，它的内里都是柔软的。——这话似乎比那话更加切合道理。因为动物也罢，植物也罢，为了生存，为了传宗接代，衍繁自己的世界，这都是必须的。这是“巧物天工”，“上帝的安排”。人也罢，动物也罢。生存是第一义的。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武装起来。也比如有一些作家，明明自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还要“瘦矿拉硬屎”要往自己那糟得不能再糟的作品上，贴上

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广告一样。

由这思绪的引发。我不得不想起我在北大荒时的一位老人。他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既好吃又好动。我与他是从我初到北大荒的那一天认识起，感情不断地加深，可以冠以“至交”。他与我分彼此。我是单身汉。他那时已经有家小。我常到他家去吃饭。他老婆对我也极好。我到他家极为随便。每一次，我赶不上饭厨了，没处找饭辙，差不多都到他家里去。

“嫂子，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你自个找吧！”

我嫂子回答。

于是，我便“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地寻找起吃的来。把他们家的那个小碗架，翻得乱七八糟外加叮当直响。有饺子就吃饺子。有饽饽，我就吃饽饽。有时候赶得不候趟了，什么也没有了，干脆就拿上一把面条，打开锅自己动手做起来。之后，我师范毕业，调到竣滨县文化馆当副馆长。离他家更近。我住在文化馆。这文化馆实在是个热闹的场舍，一天到晚都有人不是唱就是跳的，尤其是文化馆的音乐组组长白喜文是个弹钢琴的好手，不是弹莫扎特，就是弹贝多芬的，日夜没个安宁。我好静，又看不下去书。我甚是苦。他知道了，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马上当场给我解下了一枚他家的钥匙递给我：

“九弟，给，到我家去睡吧，写吧，别他妈的在这里受他们的鸟气！”

我接了。

一旦到了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便来到他家去。我和他好，谁都是知道的。不少人都十分羡慕：“哩，他们哥俩算是不错，简直是一个脖子上长着两个脑袋。”